舊唐書/卷1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玄宗諸子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〇八
列傳第五十八　韋見素　崔圓　崔渙　杜鴻漸

► 馮盎　阿史那社爾　契苾何力　黑齒常之　李多祚　李嗣業　白孝德

韋見素　崔圓　崔渙　杜鴻漸

韋見素

韋見素，字會微，京兆萬年人。父湊，開元中太原尹。見素學科登第。景龍中，解褐相王府參軍，歷衛佐、河南府倉曹。丁父憂，服闋，起為大理寺丞，襲爵彭城郡公。坐事出為坊州司馬。入為庫部員外郎，加朝散大夫，歷右司兵部二員外，左司兵部二郎中，遷諫議大夫。天寶五年，充江西、山南、黔中、嶺南等黜陟使，觀省風俗，彈糾長吏，所至肅然。使還，拜給事中，駁正繩違，頗振臺閣舊典。尋檢校尚書工部侍郎，改右丞。九載，遷吏部侍郎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見素仁恕長者，意不忤物，及典選累年，銓敘平允，人士稱之。時右相楊國忠用事，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，凡事唯諾，無敢發明，玄宗頗知之，聖情不悅。天寶十三年秋，霖雨六十餘日，京師廬舍垣墉頹毀殆盡，凡一十九坊汙潦。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，見此咎徵，命楊國忠精求端士，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，上意用之。國忠以溫祿山賓佐，懼其威權，奏寢其事。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、宋昱等，華、昱言見素方雅，柔而易制。上亦以經事相王府，有舊恩，可之。其年八月，拜武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充集賢院學士，知門下省事，代陳希烈。見素既為國忠引用，心德之。時祿山與國忠爭寵，兩相猜嫌，見素亦無所是非，署字而已，遂至凶胡犯順，不措一言。

十五年六月，哥舒翰兵敗桃林，潼關不守。是月，玄宗蒼黃出幸，莫知所詣。楊國忠以身領劍南旄鉞，請幸成都。見素與國忠、御史大夫魏方進遇上於延秋門，便扈從之咸陽。翌日，次馬嵬驛，軍士不得食，流言不遜。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，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，請誅國忠，以慰士心。是日，玄禮等禁軍圍行宮，盡誅楊氏。見素遁走，為亂兵所傷，眾呼曰：「勿傷韋相！」識者救之，獲免。上聞之，令壽王瑁宣慰，賜藥傅瘡。魏方進為亂兵所殺。是日，朝士獨見素一人。是夜宿馬嵬，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參軍諤為御史中丞，充置頓使。淩晨將發，六軍將士曰：「國忠反叛，不可更往蜀川，請之河、隴。」或言靈武、太原，或云還京，議者不一。上意在劍南，慮違士心，無所言。諤曰：「還京須有捍賊之備。今兵馬數少，恐非萬全，不如且至扶風，徐圖去就。」上詢於眾，眾以為然，乃令皇太子後殿。

上至扶風郡，從駕諸軍各圖去就，頗出醜言。陳玄禮不能制，上聞之憂懼。會益州貢春彩十萬疋，乃以其綱使濛陽尉劉景溫為監察御史，其彩悉陳於廷，召六軍將士等入，上謂之曰：「卿等皆國之功臣，勛勞素著，朕之優賞，常亦不輕。逆胡負恩，事須回避，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，朕亦不及辭九廟。」言發涕流。又曰：「朕今須幸蜀，蜀路險狹，人若多往，恐難祗供。今有此彩，卿等即宜分取，各自圖去就。朕自有子弟、中官等相隨，便與卿等訣別。」眾咸俯伏號泣，曰：「死生從陛下。」上良久曰：「去住聽卿自便。」自是醜言方息。七月，至巴西郡，以見素兼左相、武部尚書。數日，至蜀郡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進封豳國公，與一子五品官。

是月，皇太子即位於靈武，道路艱澀，音驛未通。八月，肅宗使至，始知靈武即位。尋命見素與宰臣房琯賫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，宣傳詔命，便行冊禮。將行，上皇謂見素等曰：「皇帝自幼仁孝，與諸子有異，朕豈不知。往十三年，已有傳位之意，屬其歲水旱，左右勸朕且俟豐年。爾來便屬祿山構逆，方隅震擾，未遂此心。昨發馬嵬，亦有處分。今皇帝受命，朕心頓如釋負。勞卿等遠去，勉輔佐之。多難興王，自古皆有，卿等乃心王室，以宗社為念，早定中原，吾之望也。」見素等悲泣不自勝。仍以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冊禮使判官。時肅宗已回幸順化郡。九月，見素等至，冊禮畢，從幸彭原郡。肅宗在東宮，素聞房琯名重，故虛懷以待；以見素常附國忠，禮遇稍薄。明年，至鳳翔。三月，除左僕射，罷知政事，以憲部尚書致仕。苗晉卿代為左相。

初，肅宗在鳳翔，喪亂之後，綱紀未立，兵吏三銓，簿籍煨燼，南曹選人，文符悉多偽濫。上以凶醜未滅，且示招懷，據到註擬，一無檢括。見素曰：「臣典選歲久，周知此弊。今寰區未復，員闕不多。若總無條綱，恐難持久。」上然之，未暇釐革。及還京，

選人數千，補授無所，喧訴於朝，由是行見素之言。及房琯以敗軍左降，崔圓、崔渙等皆罷知政事，上皇所命宰臣，無知政事者。五月，遷見素太子太師。十一月，肅宗自右輔還京，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。十二月，上皇至京師，肅宗御樓大赦。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食實封三百戶。上元中，以足疾上表請致仕，許之。寶應元年十二月卒，年七十六，贈司空，謚曰忠貞，喪事官給。子倜、諤、益、卟。倜、諤皆位至給事中，益終刑部員外郎，卟終秘書丞。倜子頌。

益子顗，字周人，生一歲而孤，事姊稱為恭孝。性嗜學，尤精陰陽、象緯、經略、風俗之書。善持論，有清譽。少以門廕補千牛備身，自鄠縣尉判入等，授萬年尉，歷御史、補闕、尚書郎，累遷給事中、尚書左丞、戶部侍郎、中丞、吏部侍郎。其在諫垣，與李約、李正辭疊申裨諷，頗回大政。宰相裴垍、李絳、崔群輩多與友善，而後進之有浮名者，亦遊其門，以是稱有時望。及李逢吉殲朋黨以專政柄，而顗附麗之跡尤密，頗為時人所譏。然處身儉約，有足多者。著《易蘊解》，推演潛亢終始之義，甚有奧旨。寶歷元年七月卒，贈禮部尚書。

崔圓

崔圓，清河東武城人也。後魏左僕射亮之後。父景晫，官至大理評事。圓少孤貧，誌尚閎博，好讀兵書，有經濟宇宙之心。開元中，詔搜訪遺逸，圓以鈐謀射策甲科，授執戟。自負文藝，獲武職，頗不得意。蕭炅為京兆尹，薦為會昌丞，累遷司勛員外郎。宰臣楊國忠遙制劍南節度使，引圓佐理，乃奏授尚書郎，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，知節度留後。天寶末，玄宗幸蜀郡，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、劍南節度。圓素懷功名，初聞國難，潛使人探國忠深旨，知有行幸之計，乃增修城池，建置館宇，儲備什器。及乘輿至，殿宇牙帳咸如宿設，玄宗甚嗟賞之，即日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劍南節度，餘如故。

肅宗即位，玄宗命圓同房琯、韋見素並赴肅宗行在所，玄宗親制遺愛碑於蜀以寵之。從肅宗還京，以功拜中書令，封趙國公，賜實封五百戶。明年，罷知政事，遷太子少師，留守東都。會官軍不利於相州，軍回過洛陽，所在剽掠。圓棄城南奔襄陽，詔削除階封。尋起為濟王傅。李光弼用為懷州刺史，除太子詹事，改汾州刺史，皆以理行稱。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淮南節度觀察使，加檢校右僕射、兼御史大夫，轉檢校左僕射知省事。大曆三年六月薨，年六十四，輟朝三日，贈太子太師，謚曰昭襄。

崔渙

崔渙，祖玄暐，神龍功臣，封博陵郡王。父璩，文學知名，位至禮部侍郎。渙少以士行聞，博綜經籍，尤善談論，累遷尚書司門員外郎。天寶末，楊國忠出不附己者，渙出為劍州刺史。天寶十五載七月，玄宗幸蜀，渙迎謁於路，抗詞忠懇，皆究理體，玄宗嘉之，以為得渙晚。宰臣房琯又薦之，即日拜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扈從成都府。

肅宗靈武即位。八月，與左相韋見素、同平章事房琯、崔圓同賫冊赴行在。時未復京師，舉選路絕，詔渙充江淮宣諭選補使，以收遺逸。惑於聽受，為下吏所鬻，濫進者非一，以不稱職聞。乃罷知政事，除左散騎常侍，兼餘杭太守、江東采訪防禦使。旋授正議大夫、太子賓客。乾元三年正月，轉大理卿。再遷吏部侍郎、檢校工部尚書、集賢院待詔。性尚簡淡，不交世務，頗為時望所歸。遷御史大夫，加稅地青苗錢物使。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，渙為屬吏希中，以下估為使料，上估為百官料。其時為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，詔下有司訊鞫，渙無詞以對，坐是貶道州刺史。大曆三年十二月壬寅，以疾終。

子縱，初以廕補協律郎，三遷為監察御史。詔擇令長於臺省，除藍田令，寬明勤幹，德化大行，縣人為之立碑頌德。轉京兆府司錄，累遷金部員外郎。以父貶道州刺史，棄官就養。丁父憂，終制，六遷大理卿、兼御史中丞、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。田悅連敗，走魏州，嬰城自守，諸道兵圍之，屢乏食，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糧料使，軍儲稍給。德宗幸奉天，四方握兵，未有至者。縱先知之，潛告李懷光勸令奔命，懷光從之。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，調給具備。懷光兵士久戰河外，及次河中，將遷延。縱之貨幣先已渡河，縱謂眾曰：「若濟，悉以分賜。」眾利之，乃西。至奉天，加右庶子，充使。無幾，拜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數奏懷光剛愎反覆，宜陰備之。及行幸梁州，左右或短之曰：「縱素善懷光，今不來矣。」上曰：「他人不知縱，吾可保其心。」不數日，縱至，拜御史大夫。嘗議其大體，不親細事，獄訴儀制，皆付之僚吏。

貞元元年，親祠南郊，為大禮使。屬兵旱之後，賦入尚少，縱裁定文物，儉而中禮。無何，萬年丞源遂為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捽至死，縱劾奏不行。數月，除吏部侍郎，尋檢校禮部尚書、東畿唐汝鄧都觀察使、河南尹。是時兵革甫定，民耗六七，縱悉心求瘼，為理簡易。先是，戍邊之師由洛陽者，儲餼取辦於編戶。縱始官備，不征於人，令五家相保，俾自占告發斂，以絕胥吏之私。又引伊、洛水以通里閈，都中灌溉濟不逮為十一二，人甚安之。徵拜太常卿。貞元七年六月卒官，年六十二，謚曰忠，贈吏部尚書。

縱孝悌，修飭自立，以父為元載排抑，居退十餘年，左宦外府，訖載得罪，不求聞達。初，渙有寵妾鄭氏，縱以母事之。鄭氏性剛戾，待縱不以理，雖為大僚，每加笞詬。縱率妻子候顏，敬順不懈，時以為難。

杜鴻漸

杜鴻漸，故相暹之族子。祖慎行，益州長史。父鵬舉，官至王友。鴻漸敏悟好學，舉進士，解褐王府參軍。天寶末，累遷大理司直，朔方留後、支度副使。

肅宗北幸，至平涼，未知所適。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、節度判官崔漪、支度判官盧簡金、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：「今胡羯亂常，二京陷沒，主上南幸於巴蜀，皇太子理兵於平涼。然平涼散地，非聚兵之處，必欲制勝，非朔方不可。若奉殿下，旬日之間，西收河、隴，回紇方強，與國通好，北征勁騎，南集諸城，大兵一舉，可復二京。雪社稷之恥，上報明主，下安蒼生，亦臣子之用心，國家之大計也。」鴻漸即日草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，錄軍資、器械、倉儲、庫物之數，令李涵賫赴平涼，肅宗大悅。鴻漸知肅宗發平涼，於北界白草頓迎謁，因勞諸使及兵士，進言曰：「朔方天下勁兵，靈州用武之處。今回紇請和，吐蕃內附，天下郡邑，人皆堅守，以待制命。其中雖為賊所據，亦望不日收復，殿下整理軍戎，長驅一舉，則逆胡不足滅也。」肅宗然之。及至靈武，鴻漸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，以歸中外之望，五上表，乃從。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，君臣朝見之禮，遂采摭舊儀，綿蕝其事。城南設壇壝，先一日具儀註草奏。肅宗曰：「聖君在遠，寇逆未平，宜罷壇場。」餘可其奏。肅宗即位，授兵部郎中，知中書舍人事，尋轉武部侍郎。至德二年，兼御史大夫，為河西節度使、涼州都督。兩京平，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、荊南節度使。

襄州大將康楚元、張嘉延盜所管兵，據襄州城叛，刺史王政遁走。嘉延南襲荊州，鴻漸聞之，棄城而遁。澧、朗、硤、歸等州聞鴻漸出奔，皆惶駭，潛竄山谷。歲餘，徵拜尚書右丞、吏部侍郎、太常卿，充禮儀使。二聖晏駕，鴻漸監護儀制，山陵畢，加光祿大夫，封衛國公。廣德二年，代宗將享郊廟，拜鴻漸兵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尋轉中書侍郎。

永泰元年十月，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，據成都，自稱留後。邛州衙將柏貞節、瀘州衙將楊子琳、劍州衙將李昌巎等興兵討旰，西蜀大亂。明年二月，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、劍副元帥、劍南西川節度使，以平蜀亂。鴻漸心無遠圖，志氣怯懦，又酷

好浮圖道，不喜軍戎。既至成都，懼旰雄武，不復問罪，乃以劍南節制表讓於旰。時西戎寇邊，關中多事，鴻漸孤軍陷險，兵威不振，代宗不獲已，從之。仍以旰為劍南西川行軍司馬，柏貞節為邛州刺史，楊子琳為瀘州刺史，各罷兵。尋請入覲，仍表崔旰為西川兵馬留後。大曆二年，詔以旰為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使，召鴻漸還京。鴻漸仍率旰同入覲，代宗嘉之。後知政事，轉門下侍郎，讓山南副元帥。三年八月，代王縉為東都留守，充河南、淮西、山南東道副元帥，平章事如故。以疾上表乞骸骨，從之，竟不之任。四年十一月卒，贈太尉，謚曰文憲。輟朝三日，賜物五百疋，粟五百石。

鴻漸晚年樂於退靜，私第在長興里，館宇華靡，賓僚宴集。鴻漸悠然賦詩曰：「常願追禪理，安能挹化源。」朝士多屬和之。及休致後病，令僧剃頂髮，及卒，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，不為封樹，冀類緇流，物議哂之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祿山狂悖已顯，玄宗寵任無疑，見素知國危，陳廟算，直言極諫，而君不從，獨正犯難，而人不咎，出生入死，善始令終者鮮矣。時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，無言匡大政。且國忠恃內戚，弄重權，沮林甫奸豪，取其大位，若見素之孤直，豈許取容？蓋禍胎已成，政柄久紊，見素入相餘年，言不從而難作，雖有周、孔之才，其能匡救者乎？諤才辯，頲儉約，雅符積善之慶矣。圓守文之士，非禦侮之才。渙才兼行聞，命與時會。發言上沃主意，遽致顯榮；當官屢為吏欺，終及竄逐。所謂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。縱忠於國，能於官，孝於家，三者備矣，孰能繼之？鴻漸有衛社之功，非幹城之責，時以任崔旰為非，則不然矣。且旰南拒貞節，北敗獻誠，宜以懷來，未可力制，終致歸國，豈非臧謀？向討之，即為劇賊矣。然事佛僥福，朋勢取容，非君子之道焉。

贊曰：玄宗失德，祿山肆逆。見素竭節，諸公協力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